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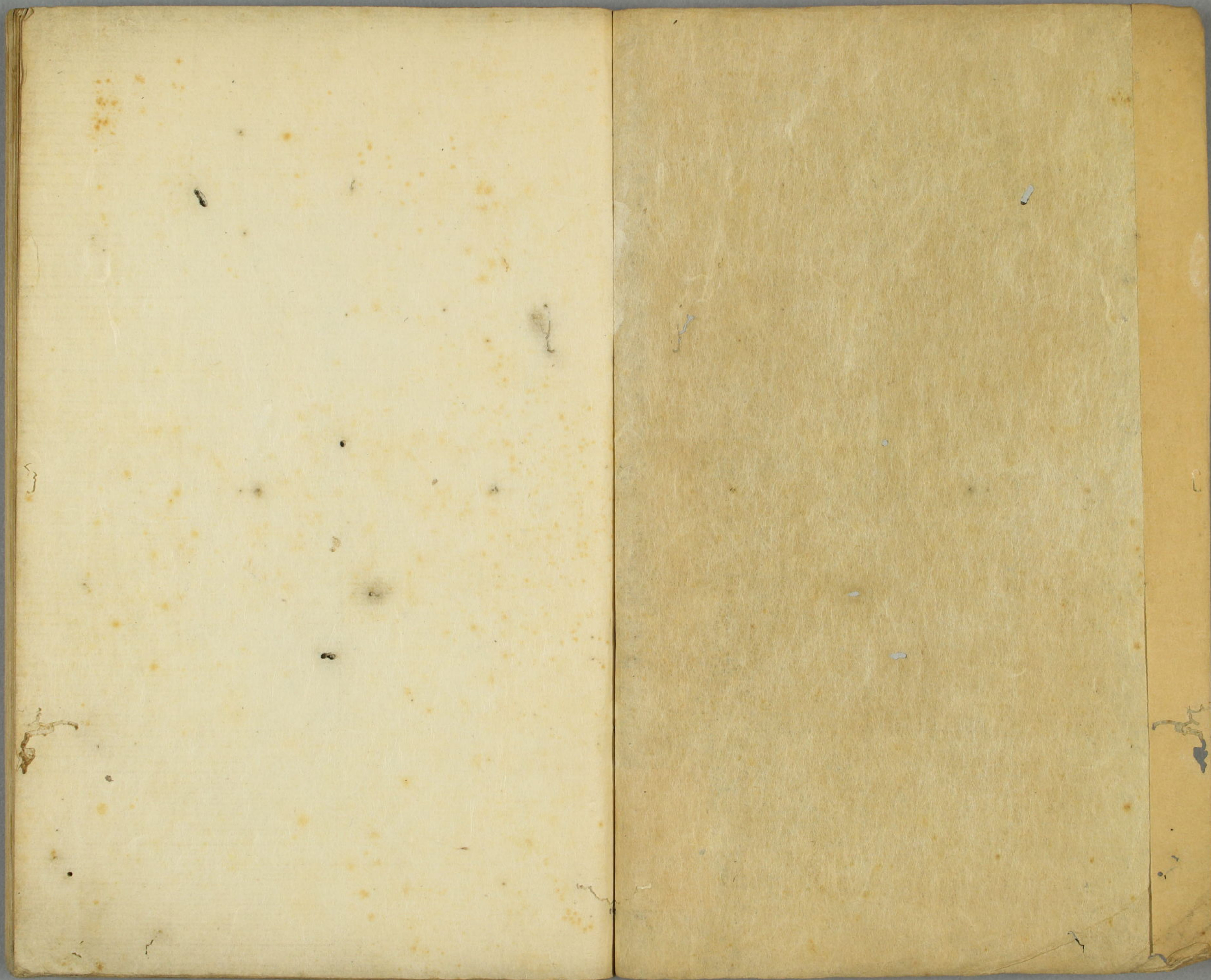
東涯漫筆

坤

白仁13  
699  
止









仁門  
號 699  
卷 2

東涯漫筆



伊藤長胤著

明治三六年  
九月二十六日  
購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古注集注俱訓  
苟為誠云云古義從苟且之義云人苟志於  
仁則尚不為人所惡况實行仁其効豈可量  
哉宿昔一搢紳臨弊宅讀孟子至第四篇  
則云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予於是蹶然有省曰此一明證也苟不志於



仁之苟不可解為誠則苟志於仁之苟亦當從  
苟且之義曰念孟子又曰苟能克之足以保  
函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此一節中苟與不  
苟相對以說亦可以相証也甲寅九月  
廿七日夕  
人心苦無所向所向者何也即所謂志也匹夫立  
乎鄉黨之間困窮拂鬱百艱備嘗然亦心無所  
向則不能名一藝成一事况人主之尊生長乎  
富貴之中凡百之須無不足之患天下之人唯

欲投其所好避其所忌順適其意以求己之  
所欲其苟無所向則其不為搖奪者幾希  
吾觀歷代史冊所載當時廷臣鯁士所敷奏  
建明者自佞性心術之微以至發政施令之間  
据經援史條陳利害剴切懇款無所不盡  
後世聞之尚令人爽然人主之心唯其無所嚮  
主也故雖有忠言嘉謀多不被納用或敗  
之徵始見乎數十年之後而事勢已極雖悔



無及未如之何而已矣如漢祖唐宗皆有納  
諫之名其志將以索群策任才俊以一天下唐  
之玄憲初始清明克削平叛亂以降鴻業在  
位已久侈心浸萌則志亦惰弛竟墜于亂自  
是以下人主雖無大失能莫能相尚焉優游  
不斷似仁也翰墨文章似學也猜忌察似智  
也而卒無益於成敗之數者無志故也甲寅四月  
二十二日  
人之善惡在志庶人則得失之効不甚相遠

而在上人則利害所關大為隔絕何者士庶  
人主乎一家位公微賤仰養于我者不過一  
家之人假令失身破家其害之所及亦不過  
一家之人且有鄉鄰之相恤有親黨之相援  
則父母妻子亦有所倚賴而免於凍餒諸侯  
天子一國則統轄稍廣采一國之人軍民僧道  
皆其所治克修其身政令善賞罰當則允其  
所屬皆被其惠在官者足于祿處野者給于



食生艱休息各得其所苟不然則凡其所  
屬悉被其虐四民困窮不寧其居雖有  
鄰壤望其救恤地隔人衆遽難措置  
况乎天子主乎天下則采天下而皆其所治  
善則天下蒙其沢不善則天下被其苦天  
下俱苦則天下之人孰復救之故其行之得  
失較之士庶人大有不同然其言工夫則在  
下者難為而在上則易故先儒張子曰凡

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周子曰家難而天  
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夫人主處易為之位  
而不顧莫大之利害卒及禍敗漢唐以素  
往而在豈惡治安而樂亂亡哉蓋溺於  
逸豫狃於奢侈徒取目前之快適而  
不為後世之遠圖也

人之受病固有輕重之殊而元氣亦有虛實  
之不同元氣實而受病輕則雖勿藥而有



喜元氣虛而受病重則雖有良醫亦不能  
保其必不死然受病之輕重亦由元氣之  
虛實而致然則元氣之不可不艱也信然  
方秦之季匹夫倡難而七廟隳而漢景帝  
之時七國合謀構兵以清君側為名而旋  
復夷滅天下不搖元氣之虛實其効可  
見矣若使七國之變在元成之世則漢業  
亦不支矣

後世儒者之學疑似乎老佛之說攀援  
乎儒者之道在日用彝倫而仁義禮樂  
為大皆就事實為工而有迹之可見此外更  
無一語異乎此者是為左道為邪說暴行台  
世向其上面畫添一理以為之本於是有彌  
近理而大亂真之說而與老佛爭其虛實  
先子奮獨得之見以章明古聖賢之道其  
所為說與漢宋諸儒不同者多曰是世之人或



有斥以為異學者矣有排以為新說者矣  
吾不知其何謂也夫仁義禮智樂孝弟忠  
信等目參伍錯綜以立教者散見乎五經  
語孟之中明白不可誣也而今日生人亦不知  
是則不可以立于世皆事實也而五性之名  
昉乎漢儒休用之弁起於佛氏皆古之所無  
也予述鄒魯大旨二卷就語孟中采九  
言之闡仁義禮智者訣以國語其所載皆

聖賢之雅言而先子之所駕以立說者也  
何以見其不同以為異亦何以見其不古以為  
新哉豈以其與先儒之說不同而弁以為  
異為新耳若夫源語孟五經而求之則其  
就異孰新亦未可知也唯虛以受之不蔽於  
近斯可與言也已甲寅六月十四日夕  
物必有其本人之行道豈無其本耶行道  
之本何善心是也故孟子云四端之心端者本也



物必有其本則人之修身豈無其則耶修身之則何仁禮是也故孟子又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禮者治心之則也

持一守

聖人教人以禮此持身之則告人以忠恕此接人之要自是實事古之教法大率如此自後

世而觀之其言非不美也而沉然不切竟不如謂

就方寸地驗其真妄戒察其存否走作之切已所謂

鞭辟二有學要二字近裏一無著字著者一無即字即是之大抵戴記孝經

左氏傳中多說忠說禮交立條目以告人或託諸聖賢之言其真偽不可知雖亦有可疑者而要之古者之遺言也夫子答顏子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曾子告一貫之旨于門人則曰忠恕而已矣一是此事其言之最粹而正大明白者何矣如之後世遂就心理上為說而其旨精微學者不唯難得受用之益領解其義亦甚費力



王侯之所以尊賢者將何為哉將賴其能言  
以善政事滲兆庶也豈翅稱其能而礼貌云  
乎哉伊尹之起于有莘之楚傳說之采于版  
築之間率以是道爾後千載寥焉罔聞  
而先主之三顧草庐其近焉蓋其欲真復  
漢業之心切且實故其求賢之心亦誠且篤  
辟<sup>招</sup>猶病者之攬良醫不吝重貨不厭迂途  
必得之而求活此後世之所希覲而晉平公

之不及也先主亦賢矣哉人徒知稱其尊賢  
之美而不推尊賢之有本則亦非實知先  
主者也前也表亂之餘士有橫艸之功者所  
在軍門爭招致之厚礼卑<sup>辭</sup>唯恐違其  
意士亦偃蹇不屈苟不中意不肯出仕蓋  
亦當時主將欲賴其力開拓土地以成功名  
故亦不耻下士古先聖王之求賢臣亦如是

甬  
甲寅六月望日  
積雨未霽



仁禮二者修身之道也古者聖賢以為規矩  
準繩以為家帝茶飯平素告門人弟子皆  
以是道而告顏子仲弓者則其最大且至  
者也故既以克己復禮告為仁之方而又欲  
就視聽言動必以禮為則言其效則曰天  
下歸仁蓋立于天下之上而以禮修身則百姓  
顛若而自致咸寧與所謂萬恭而天下平及  
九經之首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

者一般道理本末兼取鉅細俱見聖學之  
蘊盡於此矣

歟異之說誕妄之談不信者不誤弁也無焉  
者雖一作曲論善導明弁曲譬而不肯移要在人之知識如  
何無焉耳亦不係學與不學也人之生質有多  
少般樣明暗智愚互相得失雖博學能文  
文辨起阜而於夢下幾祥之事拘忌誘惑殆  
如孺嬰觀古今稗史小說可見矣其或目不識



一丁字而虛矧之事一切不信亦或有之亦精神  
強故耳六月十日

蓋學問之道二習善與閑邪而已矣夫子告  
顏子以克己復禮者以為習善耶將以為閑邪  
耶此習善之方而非閑邪之術也顏子嘗述夫  
子之善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言夫子平素  
以此造就顏子也然則克己復禮之訓豈在其  
外哉亦其告之最大者也是知克己復禮之

禮與博文約禮之禮本非二事皆修身之規矩  
準繩也夫仁禮二者修身之則而善之最大者  
也而以此服膺弗懈則習善之方也非閑邪之  
術也故請問其目則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欲視聽言動必以禮為準而  
不違之也

受人之諫固難而諫人亦不易何也欲規人之過  
則非己無過不能己懶惰而勸人以勤己貪汙而



勸人以廉人其從乎故曰無乎已而非諸人非  
多少用心則亦不能無失且直言人之所不喜  
聞也愛人之心不萬則亦豈犯人之所不喜聞  
者而言之哉故修身之既至而愛人之亦萬然  
後可以諫人矣若夫好攻人之失者或本乎天  
資之峭刻或出於好名或出於勝心其言雖  
是亦可厭也

甲寅六月  
二十一日

壬子襍記

人不患乎無智患乎智之鑿鑿苟能識得  
道止於綱常彝倫而除是之外無復別事  
則此乃實智乃智之至者也而以此為帝而  
厭之遊心乎天地万物之表想像臆料駕  
虛捉影則所謂鑿鑿者也夫子曰里仁為美拱  
不處仁焉得知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  
是也聖賢之所謂智者可知矣  
先儒所云仁者犹石中之火鐘中之声也及物



者乃其施耳聖賢所云仁者猶時雨降物  
蒙其沢孟子推其本於己曰仁人心也又曰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

法行之能持久而衆共守之則雖非其至者  
尚有其効况聖人之道乎朝令而夕改衆不  
共安之雖有善法度尚不見其益三代聖  
王自上世相承封建諸侯以臨天下諸侯  
各守其封疆以服事上皆能享國長久而

始亡漢懲秦之孤立稍置侯國諸侯僭  
侈不安其久而致叛謀臣智士勸其國時請  
削弱之卒之國皆小弱不足以藩屏王室  
向使漢效周制分土列爵有以樹立諸侯  
亦奉法衛上則新室之亂豈有束手納  
土之辱哉

以愛訓仁固非不當也亦可以盡仁之能矣然  
聖人之言仁也廣矣其事不涉愛而亦以爲



仁者居多先儒或以公訓之或以覺訓之  
或以人訓之或以生理訓之要之指人之所以  
生存之理以為仁以為本心以為未發之體其  
說雖亦本於古經或傷精微或驚虛遠  
而仁之義不明予嘗妄意有一句及其義  
者久而得之曰仁是為人之道則庶乎得之  
矣為入之道者何也凡愛人濟人惠人安人  
以及不害人不侮人不慢人不忽人皆求仁之

方也苟以此為心則慈愛之能周遍及物可  
以安人可以安國可以安天下皆為入之道也學  
者能會此訣則其於聖人言仁之旨未左右矣  
無往而不逢其原信乎拈來頭、皆是矣矣  
容疑大抵古昔之時其義明乎天下不待  
公疏講明當時之人聞夫子言仁之旨則雖  
未必盡其工而其義固無所惑矣顏子仲弓  
則不容論焉告司馬牛以其言也訖則知



大言慢人之為不仁可以為仁矣告樊遲以  
先難而後獲則知救人而不求報之為仁可  
以為仁矣又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知  
不侮不慢不忽之為仁可以為仁矣又告以愛人  
則固慈愛之為仁可以為仁矣巧言令色之鮮  
矣仁與則剛毅木訥之近仁矣剖析誠偽於幾  
微之間亦以自為人而言耳自此以往其迹相反  
而為刑罰為征伐愚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之仁

無知而孤死丘首之仁亦無害乎以為仁也要  
無非為人之道者焉

壬子十一月  
初一日

與人弁事亦有節度不及固有不可過亦不  
可假有一事但說到七八分其意不尽則人  
固難曉又或其意已盡而強聒不已枝蔓  
旁出文深網密則必有過於辨者人以其一分  
之過折十分之善而不取一青之微大能竟廢  
故弁難之言唯當取其當而止至其精微曲



批處非說之所能盡也附聽者之領會可矣  
妖異之說誕妄之談不信者不誤弁也信者雖  
明辨曲辟言而不肯移要在人之知識如何耳人  
之生質有多少般樣明暗智<sup>愚</sup>意互相得失亦  
不系學與不學也觀古今小說稗文可見矣  
堯舜之智不偏拘急先務也第熟誦此語  
則聖人所謂智云者專在人倫日用當務上而  
非以察天地萬物之故逐一研究其理自瞭然

乎心目之間

人有人道有取分有當務五倫之道人道也凡  
天下之人無不在乎其中而古今間不可變易故  
謂之彝倫謂之達道而官釐其務農服其  
田工賈伎術無不各有專業則取分之當居者  
也至其當務之隨時異宜則亦不同假如官民  
子弟游學上都固有君父之倫有專門之業然  
既有游學之志則修贄禮師靠書冊講義



理此其當務也

賦比興之別先儒以直敘其事者為賦以其  
中二句或三四句托物寓意者為比興又以有  
比與無比為比興之別鄭箋以未大樣如此此則  
詩中之有比與無比之有譬喻賦與比與無  
語與實語且十五國風中尚錯有比興雅頌諸  
篇多是賦耳比興甚希以此併數以為六義六  
所不安享保十七年壬子十月  
初三日淨書

### 野記

中宵不寐聞鼠耗聲投枕而擣之鼠駛而逸  
有間而未又索之也如鋸木然如啣枯葉然主  
人擊牀而響音之其聲止暫而復齧叱而怖之  
而不忤主人乃明其釭手其械截其走路竟斃  
之于櫛櫛之間世之玩法而取禍者何以異此國  
有典刑聖有謨訓天有必然之道可以其時或  
寬而玩焉以招覆滅也哉甲寅四月志



天下之人有明君良臣有賢人君子有忠臣  
義士有英雄豪傑有暴君汙吏有亂臣  
賊子一部十七史載許多名姓亦不過此數人等  
物而已而其所為傳于後世表之耳目者亦不  
過文武忠孝四字此人之當務也甲寅六月廿一日庚特  
老蘇諫論曰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  
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又曰說之術  
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

怒之隱諷之謂也其大旨謂顧用之術  
何如耳予謂此論亦不得其本矣予觀戰國  
諸侯尚其所欲之注中國撫四夸藉其富  
強極之逸欲其心唯在乎利而說之者上者  
焉或主乎任俠為名高下焉者欲倚万乘  
之勢以圖富貴則亦唯利而已耳彼此相交  
俱以利合其談說之間雖時或有順逆從違之  
別畢竟同氣相求以成其事此說之所以必從



而公孫衍張儀之橫行一世也諫則不然人主  
方崇霸術而告之以王道人主方荒于盤游  
而告之以無逸人主方盛土木而勸之以茅茨  
土階人主方溺佛老而斥之以奇衰左道人  
主方娛樂乎民上縱一己之欲國祚之脩短  
生靈之安危曾不恤之而我幼學壯行欲引之  
當道以濟生民以永國脉彼此扞格其本既  
不相合通耳之言既不得免乎其身而與于

之說亦不見悅乎其言於是乎諫與說俱不  
見其効而理論勢禁利誘激怒隱訕五  
者悉無所施其術矣孟子之所以如不合而韓  
昌黎氏之所以夕貶潮陽也自古治日帝寡而  
亂日帝多皆坐此耳

甲寅三月十一日夕

漢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其言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  
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



一也五代史唐明宗問宰相馮道曰天下雖豐  
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  
文士張夷中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予謂凶年  
飢歲穀價翔貴民得所得食穀貴之傷民  
古今恆然穀賤之傷農者何也工商之家通功  
易事以給口食故不厭穀賤農家所出唯粟  
米耳除口食外交易轉賣以給百需故穀  
甚農賤折閱告窮故傷於穀貴者小民也

傷於穀賤者大農也今仕官之家亦傷穀賤  
遍考漢唐以來史籍度支之方纖悉備錄  
而唯此一事終不論及蓋中土之地金穀甚寡  
仕者俸祿多給錢鈔故云俸錢所得米糧  
纔給日食不及出糶其餘錢鈔絹布折支  
居半故無穀賤之患本國從未粒米饒足仕  
者之俸全支正米故家內凡百之費皆取於此  
故穀甚賤則亦苦賤匱大凡事貴適中穀



價之變甚貴甚賤皆能致害所以平糴常  
平為可貴也

甲寅四月  
五日夕

學將以所之于身也雖資之於口可聞而不可行  
之于身者非學也道將以通之于天下也雖施之於  
一人可見而不可通之于天下者非道也故聖人之  
道行之于身而可為通之于天下而可從所謂君  
子之道本諸身微諸庶民者正以是耳若夫  
資之於口者唯欲其纖悉無所遺漏施之於一人

者唯貴其苟難不可改及豈是實學與達道  
乎哉

同上

人之所行有事異而道同者有事同而道異者  
微子去之箕子為奴比干諫而死其為事不同而  
同得為仁是謂事異而道同此所以君子之行  
出處為就不一而同得為君子也王者以能行仁霸  
者以力假仁其為仁則同而道則不同是謂事同  
而道異此王霸之所以分而君子小人之有辨也



今夫武夫上陣致死有為名而死者矣有為利而死者矣有義不背生而死者矣有不忍背其主而死者矣其死也一而其所以死者則大不同若夫班師振旅差其功罪而行賞典則凡臨陣而死者皆與褒卹之典固不須問其所以死至於周覽古今臧否人物則不可不察其情偽覈其是非以自律焉古今之間諫而死者多矣其人豈皆比干哉逃且為奴者多矣其

人豈皆微子與箕子哉要在其人焉耳

甲寅十月六日

夕

道者畢竟人事而已矣外人事而別無所謂道者聖賢之言每形容假借以喻人或曰安宅或曰言壽其謂之道亦因借道路之道以明其為人當行之條理謂之天下之達道矣有形象之可執曰仁曰義亦皆就其中隨事異名焉耳人事既不可以一端而盡則道之為名亦豈



可以一日而窮也哉但其中有本末之異施有  
大小之殊科故百行以孝為本而仁為大義以  
配之凡以維持之如斯而已矣

皆人事也名之曰道而仁乃其長故古者善人  
謂之仁者不善人謂之不仁者仁者之所行莫往  
而非仁不仁者之所行莫往而非不仁所謂道二  
仁与不仁而已矣正謂此年耳孟子曰仁者以其所  
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此其消長進退互相勝之機也

孝弟忠信恭敬儉讓人之善行也問其何所  
由而成名則皆由接人而有此名若無人之相接  
則將何所見而有孝弟忠信恭敬儉讓之  
名是知聖人之道專在心事接物而彼謝絕  
人事唯求安心法者乃異端之流方外之教而  
其工雖苦其意雖切要非聖人之道矣  
學者欲求聖人之道而求之于書教、矻、



不捨晝夜遂不得其要領有人告曰聖人之道在心不在書聞者悅其簡捷意其得乎木一向束閣書典專求於己心畢竟裨子所云癡虫鑽紙之故說莊周斲輪之說亦近是而未至言心象山所謂六經注我注六經者則其趣全同予謂後世文籍繁多與訓典蕪於辨說學者汨沒乎文字珠其要領以此激之固足以剔煩文而還淳當初

教化未洽之時窮鄉少文之士以此為教吾恐修為之方無所準度偏狹之習無緣於除後世所謂本心良知者得於見聞者亦多要不可不究其趣焉

壬子十一月四日夕

莊子天不篇云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明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此教語足括六經之大旨先儒



亦每稱道之

春秋以後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各駕其說以鳴當世如莊周列禦寇田駢慎到鄒衍荀卿韓非之徒各有其趣有宗虛無者矣有務功利者矣有明刑名者矣或祖聖人以立其言或誹聖人以造其語雖鑿世俗之流弊以恣一人之私言然其所自得而非摸剝假託徒資口說者故其言皆傳後世

使人悅而稱之卒之不病於正則病於實不可施之事業則一也荀子知尊聖人重禮樂其言近正而未純先儒言大醇而小疵固然其唯孟子乎用意仁厚而立言詳明畢竟以正與實二者勝正則不墮乎詭實則不傷乎虛此所以亞論語而翊六經也

天子家其天下諸侯家其國而互有身亡猶人身之有生死也士庶人艱難立家以貽子孫



及子孫之世或二三世或四五世而不蕩產失  
祿者鮮矣血胤尚在而家道則替其間  
亦有幸不幸而大要治家之不得其方故也  
自古皆有死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命所革  
天也至家國天下則所以祈天永命者可無其  
方耶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  
畝而徹先子謂夏之五十殷畫為七十殷之七

十周益為百畝步有長短而地無廣狹若不  
然則周之百畝下農夫饑食五人夏減而半  
之何以給父母子弟之艱予謂古度短而後世  
漸長周時棺七寸者在采則准四寸許家禮  
儀節周尺一寸較明室鈔尺六寸四分弱其他  
秦漢以來漸後而漸長詳于諸書者可見  
也量衡之制亦然則夏之五十無緣周人益為  
百畝予持此疑久之頃檢禮王制曰古者以周



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者据此則古之步長而漸後漸短豈夏之五十在殷為七十者在周為百耶禮記但泛曰今則自夏而殷而周其制大槩可知矣然則虞書所云鬴成五服至千五千里者在周為七八千里耶通而論之尺度古短而今長畝數古長而今短壬子十一月淨

書

人修行義治生產保身体此三者人道之所以立而所不可不最先个講求焉者也人或謂聖人之教不說修羶不尚生產唯有修身一段工夫耳不知修身一項能尽其道則修羶治家自在其中不待復則立條件設工程大抵人之所為一事如是則百事亦如是能修其行義而無所闕者其保身体也周慎詳密



必也不沈酒冒色促其天年其治生產也勤  
儉朴實必也不至費財侈用蕩其先業况  
書戒無逸易有慎言語節飲食之象則  
聖人固言修艱矣夫子說寧儉禮從先進  
易有用過乎儉之象則聖人亦言治家矣  
在士庶人則尚疑乎其緩急先後在天子諸  
候則其關係最大一身之壽夭乃祖宗血脉  
之所本臣子休戚之所系生靈安危之所由最

所不可不加意者也但專乎修艱則流于道家  
之說主于治產則入入于貨殖之術此亦其道之所  
專重而与聖人之教主意自異不可以此而諱

言之也

壬子十一月  
月尽日

聖人之道無彼此無內外所以行之于身者乃所  
以言之于人也故曰吾無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盖聖人身有父子之倫而尽其道則言之于人  
亦欲其处父子之间而尽其道聖人身有夫婦



之道而尽其道則言之于人亦欲其處夫婦  
之間而尽其道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  
民若夫佛老之為道雖其君臣父子夫婦而  
不能使天下之人離其君臣父子夫婦故既有  
離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以處之而史別有不離  
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以處人既却羶葷而不能  
不茹蔬素既避聚落而不得不住山林於是  
有出世之間二法唐宋以來儒先筆墨之言明

且嚴後世學者帝所循誦而稱道而佛之  
徒每不肖服曰儒者徒知我之幻妄諸有而  
不知幻妄之未始不由有也知空寂色相而不  
知空寂之未始離相也吾謂以此觀世則可  
矣世固有君臣父子夫婦以自觀則何以離  
其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不居其室不食其食  
耶既離其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亦為不離君臣  
父子夫婦之說非道有二教乎



癸丑襍記

人為學而不進亦非無才也不唯怠惰自棄  
為然多困於私意役於小智沾沾自喜不肯  
親師友卒終於無聞畢竟好學之志不篤  
故也君子之於學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  
於事而慎於言亦可以足矣夫子就其上面亦  
必曰就有道而正然後謂之好學有旨也矣

正月  
十日

三代之相代其真也有漸自諸侯而為天子  
其亡也有後天子降而為諸侯禹湯文武在  
前世皆為諸侯夏商既亡則周封二王之後  
尊以上公之爵世賓于王家杞宋是也禹受舜  
禪固無間然湯武放伐孟子以為奉天命者何  
也大夫有罪則諸侯得以討之諸侯有罪則  
天子得以討之天子有罪則將誰得討亦唯  
天廢之而已矣國人皆謂可殺然後殺之則天



子之討諸侯與諸侯之討大夫皆從魯以之  
心以討之非拘一己之喜怒也故謂之天討有罪  
湯武之放伐亦從天下之人心以行之故易曰湯武  
革命順天而應人孟子曰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  
廢必如桀紂者也

正月十日

古者井田之地一夫所受方百畝其入上農夫食  
九人至下農夫食五人孟子所言周制大率如  
此漢晁錯論貴粟書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

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之收  
不過百石漢時田畝之法亦相準焉  
介冑而色不可犯衰麻而容不可侮服乎其外  
所以艱乎其中既有其文則必有其實古者  
先王以禮樂為修身之具正為是故耳唯專乎  
其中而不致艱於外身其得修乎第其末流  
之弊外似而內非名存而實喪豈持優孟之  
學叔敖將見詩禮而發塚老莊之徒有激乎



此遂毀仁義廢禮樂而求復無為之治徒知  
懲美而吹竽將以矯枉而過直故聖人尚禮  
樂而思誠為要二月十日

三代之真聖人以能為天下所推則其能服天  
下固勿論也秦漢以降英雄豪傑之主以力  
勝天下而得之其道雖不同采皆勇略掩世  
智謀超衆能為生民與利除害其用人理財  
法制号令百度俱采而天下定或有僭亂梗

化者次第削平以致一統傳之后世遵成憲  
而不失則亦可以保其國家非唯一事之善一  
號令之當能服天下也蓋一事如是則衆事亦  
如是一人服則天下不能不服故如漢祖唐宗君  
臣之間或不善終倫理之交或有慙能雖不  
無可議者而不主以是失其天下也及其既衰  
也紀綱弛賞罰濫賢否敬用度侈君心盡  
惑百度俱亂當時政教号令之間雖亦不無一



事可見而無益於天下之治蓋事如是則卑  
事亦如是非唯一政事之乖一号令之悖能致  
天下之亂也如京房利黃胡銓之諫其君在  
當時對訟之的藥也不唯不聽而假令聽之亦  
不能用之于當時此孟子所以有格君心之說也

正月十  
四日

天下之理亂係乎君能之賢否而當日之勢  
成乎數世之積君明則天下治否則天下亂其

得失係乎一世故厉王之虐周室大亂而宣五  
繼之勵精為治則克復旧物稱中興良主東  
迂以後天子微弱諸侯驕僭襄王能措措名  
器不許晉文公請隧而不能号令天下使諸  
侯朝貢蓋數世之失道不可遽復也况夸狄  
之亂華宦豎之與政秦漢以來駸乎成勢  
雖有英君詎辟不能遽革而雖有忠言嘉  
謀不能遽過千年之積弊固非所一旦而可能



革也故聖王之取天下慎之于微不使其順  
長履霜之戒深矣至矣

天下之人順之而湯武有其天下天下之人叛  
之而桀紂失其天下湯武之放伐從天下之人  
心者也天下之所從天之所從也故易曰湯武革

命順天而忘人

二月八日

學貴乎深造求之、過甚則流于虛遠學  
貴乎詳說言之、過密則失于繁瑣虛遠

之弊離實繁瑣之弊失要得要而實其庶  
幾乎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天下之物其類既異則  
固不相同而其類之相同亦有大小美惡長  
短輕重之不同而至於倍蓰而無算觀夫  
鳥獸草木之狀花實根幹之殊鱗毛羽鬣  
之差雖其類之同亦無一物而不異人之性亦然  
古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既不同則心亦不同心



既不同則其性亦豈一樣而無差哉然其善  
之而惡之是之而非之天下之人其所思亦不甚  
相遠則無害乎謂為相同也荀楊韓諸子  
唯見其不同而不見其同孟子則就其不同  
而見其同乃曰性善先儒存其倍蓰而無  
算者以為氣而求其同於寂然不動之先以  
為本然之善以親孟子之旨然夫子語性曰相  
近孟子喻性曰屢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曰近

曰似皆彷彿近似之謂豈如一月普現一切水  
之謂乎哉又曰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又曰心  
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所謂人云者豈必聖賢君  
子而謂之人哉通天下之人其好惡是非道之所  
在也而与之同可以証性之善矣二月念日

水雖有清濁甘苦之別而其就下也未嘗不同  
也故孟子以此喻性之善豈唯清濁甘苦之不  
同而已哉有濕之者有溜之者有洶湧澎湃



者或懸焉或狀焉或涸焉或汜濫焉或停蓄焉而其就下亦未始不異也然通而觀之則雖有大小緩急多少般樣未有不流而就下者也故洪範敘五行稱水唯以潤下二字括之孟子道性善亦只 於水之就下也然則所謂性之善者亦就參差不同上通而見之名其為善耳不可一槩而求也癸丑三月八日人務其本業處事和緩而有節則家道不

憂不成聖賢之言彼此參攷其日用至近

者亦不過是

癸丑三月十日

聖賢開大眼目通覽古今之間而立言亦說其大綱故其言如泛然不合而傳之萬世却無弊今人以小智短見就一二人上而驗之其變異窮其瑣細則有不相合而每致疑乎聖賢之言如性善之說是已人者万物之靈与天地參為三才故能生乎千百



年之後而識乎千百年之先以億萬之衆而服事一人與其倚輩互相和輯制万物而長之非性之善可乎若夫每人而求之逐事而驗之則固似不可言純乎善而不可以此而疑其大体焉

癸丑八月十一日戌夜

聖人之道不過日用彝倫之間而論孟二書盡之矣后世之學或主乎理而論孟二書唯說事而不及理則不足以盡學之本末必有易繫中

庸明其蘊奧有太極圖說近思錄等書悉其纖微而本末兼資事理俱具矣或至之于心則語孟二書唯說事而不詳心則有之而固無所妨無之而亦無所闕唯求之于已心而安則斯為道矣何必求諸論孟六經以取其則哉其求之于語孟六經者亦不過証吾心之所同然焉耳胥共之矣

聖賢之道唯在于事而無理既善其事則心



自治假如子夏問孝夫子對之曰色難然則今日事父母者愉色和氣以事之可矣何心討所以事父母何以色難為孝之理者然後為孝哉

嚴儀卿曰詩有別才非讀書也詩有別趣非閱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近世詩家每采以為名言予謂此<sup>論</sup>詩云爾然推之他事亦莫不然豈唯詩已哉世有忠孝

信義出于天性而不由學者亦可謂別才矣然非能讀書則亦不可謂成人也人或謂書與事自是二事醫師帝詣素難或拙救療目不識下時奏奇効事非書之所能載也此亦偏見焉耳人多不好讀書遂謂讀書之無益以便其私孰知讀書之或不得其古而可遂謂讀書之無益哉甲寅二月十八日中先儒以理為學問之至腦以此解語益然其所



謂理云者亦就人心性帶說如克己復禮忠  
恕一貫明德性善天命之性未發之中雖解  
做理皆以心性而言離人而言天地万物之理語孟  
中庸中何處插說孟子所謂万物皆備於我  
矣先儒解做万物之理亦以其具乎人心者而  
言非離人而言也惟大學所謂格物專為物理  
然正文無的批其許多說語皆自後而言焉  
耳中庸引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犹天何

言哉之謂未嘗及理也是知解經及理此後世

之事非經之本旨也

甲寅二月二十八日

後世學問自与古人異矣今觀語孟二書章  
句、莫非修齊治平之實其或說天道說  
鬼神似非人事然亦說崇奉敬畏而莫之敢  
慢則亦人事也又閱近世名儒所著讀書  
錄困知記學部通辨等諸書從頭至尾  
專言天道性命說理說氣說体說用縱



橫貫穿極其纖微而間或及修齊治平  
之事其是非得失姑勿論也其先後緩急之  
敘主意所在本自不同近思錄首卷言道  
体則固傷微妙其餘諸篇專說人事受  
用雖亦有高妙之說而不知後世理學諸書

之甚

二月二十七日

教小兒高誦習誦誦既熟忘之即答問之  
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則忘声曰佯字又問

曰問管仲則曰他字一箇十字四箇口字則曰  
是罔字一箇口字四箇十字則曰是畢字習  
熟既久一不差跌而問其義則不能弁焉學  
者從習父師之言而不審其義之所在亦何  
以異哉先儒以仁義為性也久矣先人反之曰仁  
義非性也德也及門五尺之童耳熟矣及叩其  
何以曰仁義非性也德也則未能會其意而明  
其說則亦与未會同耳而其會之亦有生熟



深淺之不同凡為學者於聖賢之遺言先  
儒之注脚不可不沈潛熟復休究其蘊焉

二月二十九日夜  
自栗田歸

後世說經之弊三曰傷於煩瑣漢時奏延  
君說書解堯典曰若稽古四字至三萬言爾  
後解經正文只一兩節而注解連二三十紙而  
不止學者每苦於難卒其說皆坐繁瑣故  
耳二曰失於牽強古者因時制法隨事設

教其歸雖同而各有條理不相混同其餘或  
述聖人之旨而失其意或託聖人之言而張  
已說者亦有二十三經中所說各有主意非後  
一樣秦漢以來儒家之說亦非一樣反至後世  
彼此相協混同附會以成其說而卒不免牙  
盾皆坐牽強耳三曰馳於虛遠聖賢之教就  
事實做說其所謂道能仁義者果皆心事  
接物之方法也後世學者平日所講究者無



非此事而求之于未發之先窮之于無欲之境恍惚變幻毫厘銖視而知而不見聽而不聞使人徒役心乎清虛而外乎事務皆坐虛遠耳夫聖人之言含蓄周遭其意味固無窮其効驗亦終身有受用不尽者而其義則明白無疑簡而易曉何必枝指其說曼衍其言以費無窮之辭也哉况乎附會以成其說虛遠以求其理其不為陽賀聖賢之說而陰為詖

邪之說者鮮矣上巳

仁義者接人之道也故聖賢說其効每必以人之感化為言夫子曰天下歸仁又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所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去声詭從怨惡之義明矣孟子亦曰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皆就家國天下上以其効之及人者而言未嘗就一身上說苟會此義則聖賢言仁



義之旨信乎指未左右逢其原矣苟不然  
則猶隔靴搔痒卒覺不的實明快

甲寅臘月  
五日夕

### 漫筆統錄

義利之為言与善惡不同善惡之名一是一  
非其迹叟然而不相入其自臧之挾策与  
穀之博塞而其大至於堯舜之以仁帥天下与  
桀紂之以暴帥天下皆善惡之分也義利之  
稱則不然義固善之一端利是或是或非在

于可為不可為之間尤易致混淆而善惡之  
分自此而判故聖賢每双聃而致戒焉觀  
論孟所載而可見也蓋利者不是劈初頭惡  
底事有時而亦不可不言第專乎此而不知  
節之則其極至於篡弑賊逆之大惡而不自  
知焉故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觀其曰罕言  
則夫子亦非絕口而不言也容易而言之則必  
致害義故慎言之也孟子又曰苟為後義而先



利不奪不厭食六言流弊之所極未曾言苟志於利即是篡奪聖賢就人之恆言立教其輕重大小之差權衡自然精矣

善者惡之反也利者害之對也利害之於善惡或合或離焉故曰見利思義蓋言方利之當得顧其合義与否見其義之可得然後取之也若夫只管得利而不顧義則雖未必為盜跖之事而其終必至於為盜跖之所為

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蓋人之為惡未有無所利而徒為者也貪利而不已遂至為惡故孟子弁舜跖之間不言善惡而以善利斷之其義精矣若夫以理欲分義利其弁如嚴而却不免粗

利以金谷地為重而金谷土地人之所資以



生不可以此為利而諱言之利以安富為榮  
為期而安富為榮用賢之所以有益於國  
亦不可以此為利而諱言之利者猶此間人言  
得也未及善惡之分故經書亦與得字互言  
之曰見得思義又曰見利思義觀此可見  
矣從未利字說不明以為梁惠王以富國  
強兵為利而孟子則以庶民親戴為利後  
儒曰此遂謂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

其說卒不免鶻突若夫庶民豐樂國運  
綿延則所謂行仁義既効者而不可以此謂

為利

乙卯夏四月二十九日  
中右三條同日

善惡之相勝亦有分數多少故孟子有十寒  
一暴之說此以時之暫久而言明行善亦不可  
不持久又有齊魯楚之說此以人之衆寡而  
言明善友亦不可不衆多又有杯水車薪之  
說此以物之大小而言明善力亦不可不厚積



嗟夫方凡俗頹靡之際欲以拙力而取駘  
乎且夕之頃亦難矣哉非強忍耐久卑  
共勦力豈亦成功乎不可不勉旃四月  
予嘗謂孟子力倡性善之說若使仁義為  
人之性則性善之說豈非贅言乎觀其曰  
性善則仁義之不可為性明矣已悉于弁疑  
錄中近又謂告子以性與仁義喻杞柳梧捲  
孟子詰之云亦可見人之為仁義是順其性

而非戕賊而為之也若使仁義為人之性如心  
能愛理之謂則性即仁義之即性豈唯不  
可言戕賊而已哉亦不須言順率性之謂道  
亦然

偶讀橫渠東銘謂此通篇以戲過二字相  
映帶為說蓋言發於声者戲言也見于四支  
者戲動也人以為非己心而不知其出於思也作  
於謀也不可不戒焉夫於声者過言也繆迷



其四体者過動也人以為已當然而不知其非  
心也非誠也不可深咎焉出汝者戲言戲動  
也不出汝者過言過動也故終乃曰不知  
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  
非不智孰甚焉蓋戲過並言而其所重乃  
在戲言戲在所當戒而過不可深悔此張子  
立言主意大抵人之通患以戲為無害事而深  
悔於過故言不知戒出汝之戲而却咎不出汝

之過以激之葉平岩解二事平說而以不知  
字蒙二句者蓋失之矣

人之為事必有一箇條貫百工伎藝莫不  
皆然聖道異端之所以分者亦問其條貫如  
何焉耳苟不得其條貫則聖賢之教或不  
免於有疑而異端之說亦惑乎其或可取卒  
不得一是之歸而依違兩拘乎其間以為折衷  
與言者多矣夫堯舜揖讓湯武放伐者聖



人之迹也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夢見周公者聖人之心也說仁說禮者聖人之言也而孟子說四端說性善說良知良能者亦所以明其所本也蓋人道仁為大而仁安人為大其其道者聖人也行之者人心之善也而唯聖人之心為能不違焉此其條理本末內外彼此通融毫無所礙或如不同而其要歸卒無不同此所以一乎道也而人知美堯舜之揖讓而

每不滿乎湯武之放伐蓋疑乎其有富天下之心而蔑君臣之名分而不知除<sub>殘</sub>賊以安天下之民則其與堯舜同得為仁也可知矣聞韶疑其固滯夢周公存行蓋后世之學專尚虛靜視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故疑乎其執滯不化而不知其能之甚盛則其心之善亦甚焉所以為聖人也而其說仁說禮者著於人事之實而天下之達道也循其本而求之則皆出



自己心故孟子謂之四端者指其所本也而後世解端為緒而謂仁義之理發見乎外蓋後世以仁義禮智為未發之理遂有此解而不知聖賢之言皆就事實示之方法而未嘗向未發之先用工然則四端之端者本端本之義而非端緒之謂可知矣大抵古者之道以仁禮為治心之要具而求其効於事實上後世則專貴心性而甚惡物欲故上所系三事或

事或心或字義其趣古今之間各自不同此所謂條貫者也此其大者小者從而可知矣

乙卯端午  
後二日

聖人與人言孝只說色難只說父母唯其疾之憂不要向其上面問同是人而何以得獨孝于其親蓋子之於父母生在膝下左提右挈日帝互相親愛以有立及其既長徂慈愛狗私意或至於市踈故聖人只欲降氣怡色



以兼其歡心不遇如此委質而就仕則有召  
臣之契臨下而施治則有官民之分各盡其  
道此人之職也六經所載者為之方焉耳  
大抵古今之間言性之科三焉有聖賢之言有世  
俗之言有異端之言世俗之人每就今日人物上立說  
世間之人惡者多而善者寡陷惡易而進善難  
故俚諺云見火必認燒房見人必認為賊荀揚  
韓諸子皆自是起見其中文公說三品為庶

幾聖人之言然非推本之論也聖賢之言性亦就  
世俗之言通而言之未嘗索天下之人窮心術隱  
微以待其無一毫邪穢而後謂之善也詩曰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書曰惟人萬物之靈孝經曰天  
地之性人為貴而孟子特格之曰性善性之說無  
以加焉唯老佛氏之旨為甚差異摺凡百事  
物而括之于心性天地不足言其大也万物不足  
言其多也除是心之外無後刑法之可言此明心



見性之說所以真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大夫胥臣薦冀欽之賢  
言於其君父公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又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  
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此二語俱載於魯論為夫子答高弟問仁之語  
最切要而大者也克己復禮不告之他人而獨告  
顏子其事体尤重不以此而可責之於楚靈王

也左氏之傳作于哲人其策之後吾想點綴

魯經格言以緣飾其語焉耳

丙辰五月二十四日

東坡制策對曰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  
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層內有得已

而不已之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云云

左氏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師曠答晉侯  
云：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引詩小雅巧言篇曰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其是之謂乎杜



氏曰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此  
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  
者小異吾謂此斷章取義古人誦詩之活法  
耳巧言之詩本譏小人其義固不與後世異叔  
向隨且轉用以稱子野之善諫也猶夫子引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之詩以明道之在通此詩本  
系逸詩其本義固不可知也然今詩中屢有豈  
不爾思句皆言情愆之思此詩亦當同其義

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臆料耳大抵後世儒  
者不諳古人引詩之法故多致執滯杜氏共禱

氏之說是已

丙辰五月  
二十四日

人為善而不告人亦不責人報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多雖亦奚以為予謂夫子稱詩三百則采  
詩全經而言而言其効不日善勸惡懲而以  
達政專對為言不然則雖多而無益夫子言



詩之意可見矣

詩全經而言高其時不日其時...  
東坡以公思賢之...  
...

書東涯漫筆後

予欽堀川之學久矣客歲遊京訪伊藤東  
峰于古義書院索其先世之遺書東峰乃  
悉出示之未登東梨者十之一中有東涯漫  
筆二卷展而讀之率意裁之不拘篇次揚扃  
古今商榷經籍雖非明道翼經之作然議  
論卓然考据精詳足以窺炳蔚之一斑矣歸  
鄉之後一飯未嘗不在鉅鹿也既而同好之士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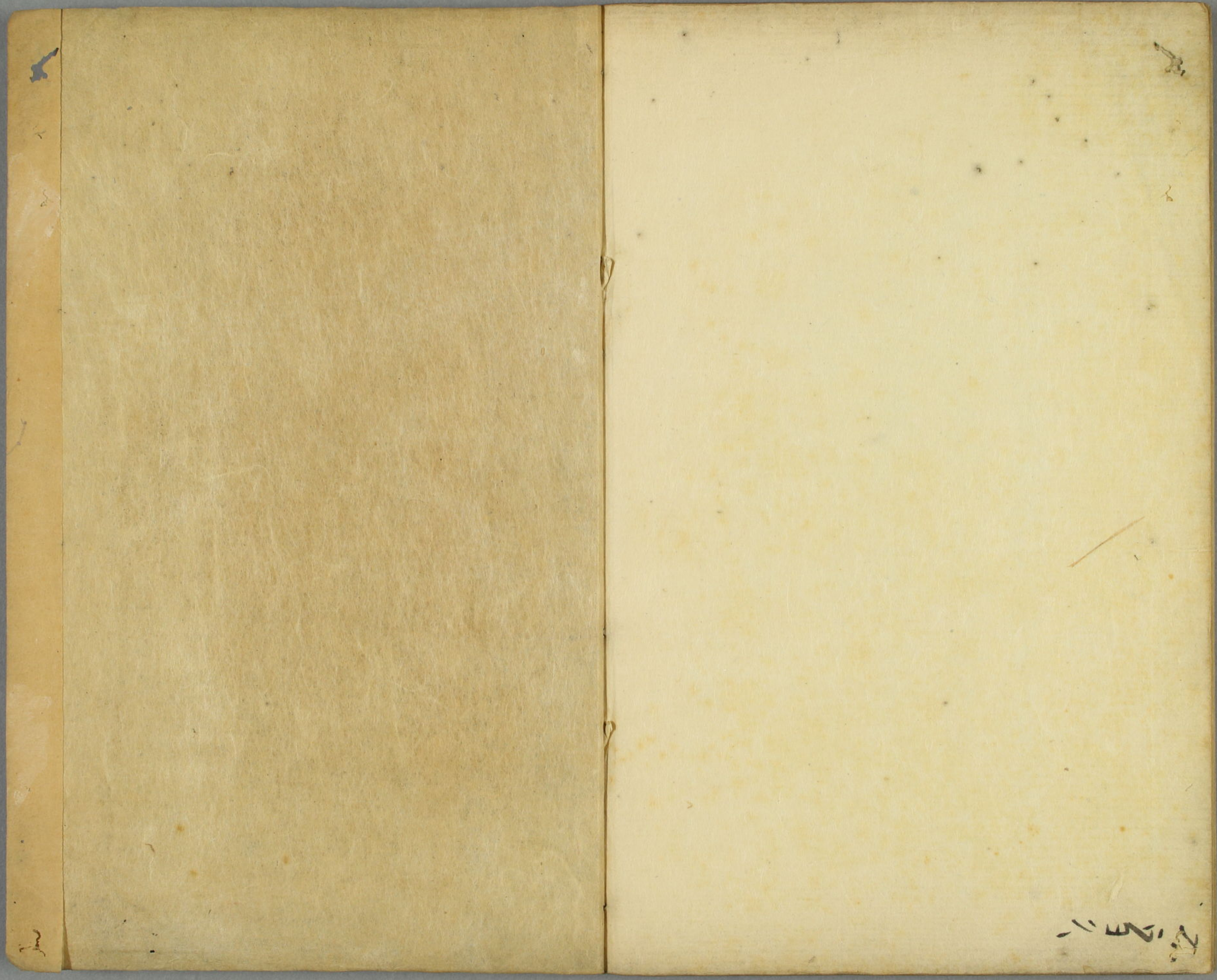


田孝甫山崎久卿与余相謀購致一本於是  
始得遂其宿願也予又慨近來名儒身  
沒未寒遺書既散佚皆由于乏堂構幹  
盡之子也東涯先生易篋距今茲八十餘年  
而東峰克襲奉先業不失旧物是亦近世  
之所希有也

文政歲次己卯仲秋月

近藤元隆謹誌





h

h

h

h

h

h

h  
h  
h



